

詩經

傳說取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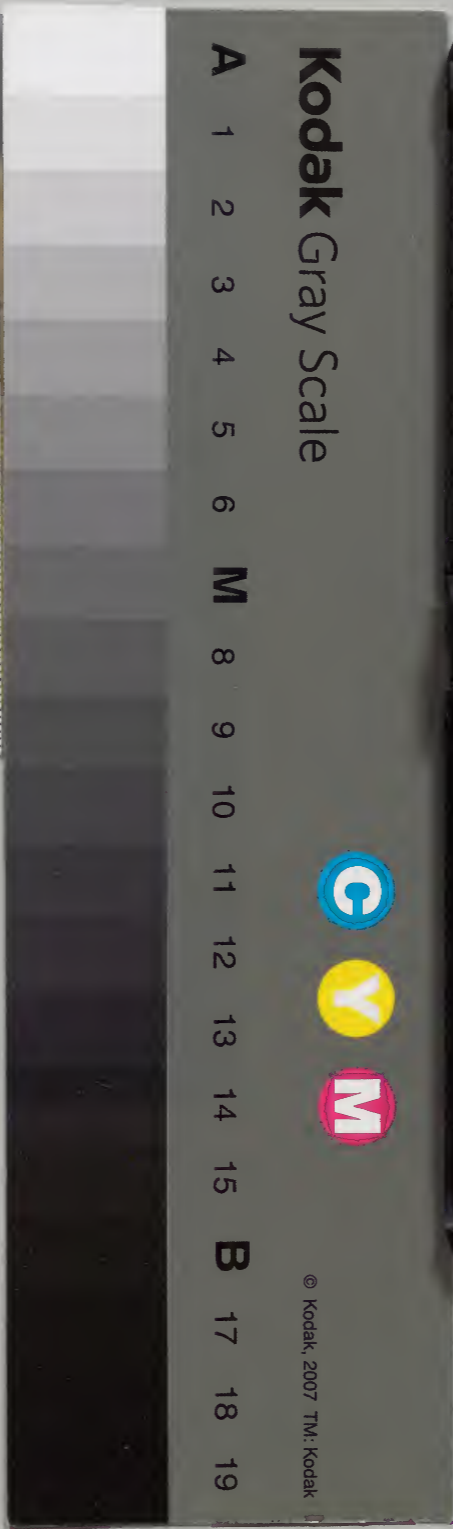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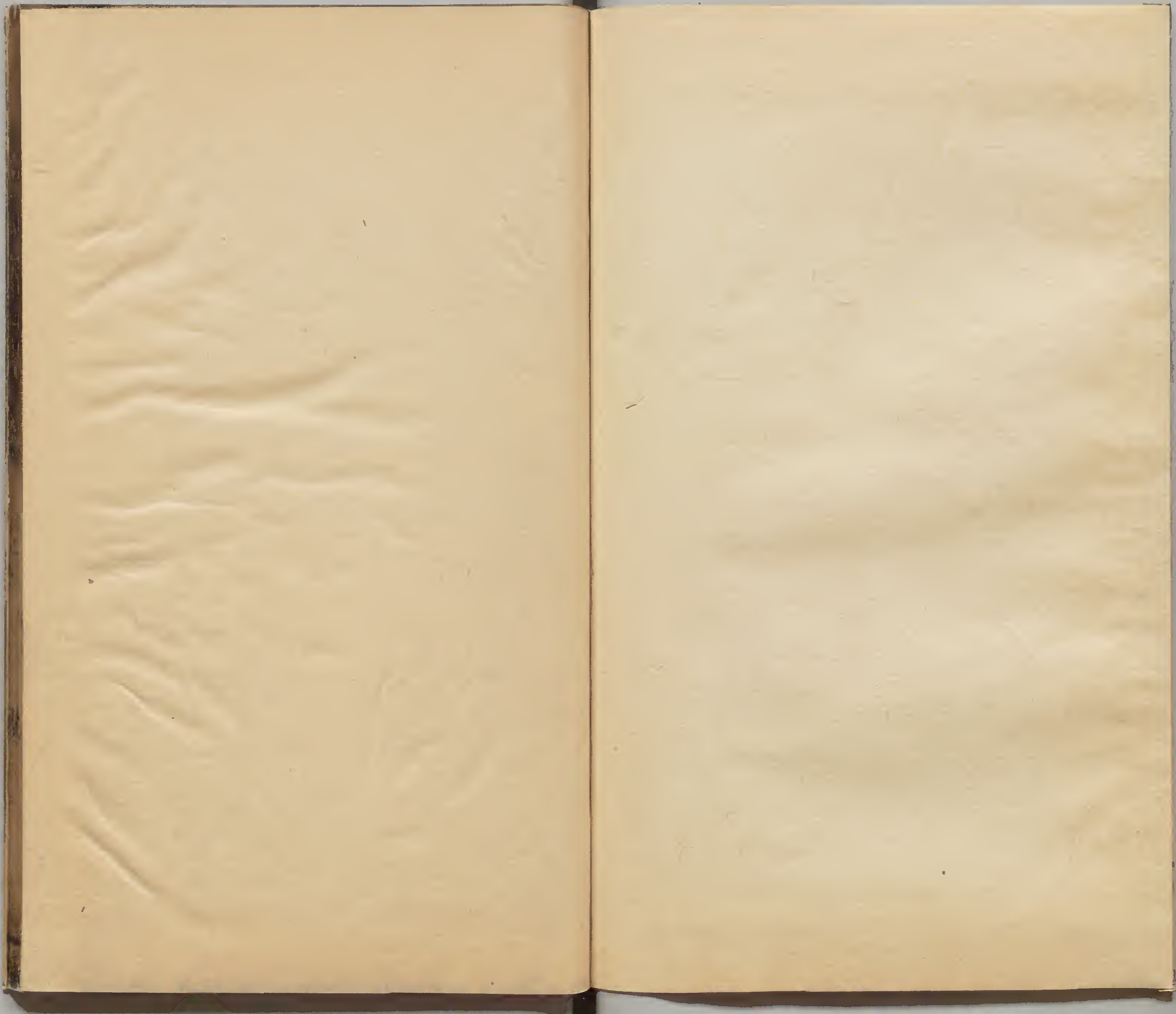
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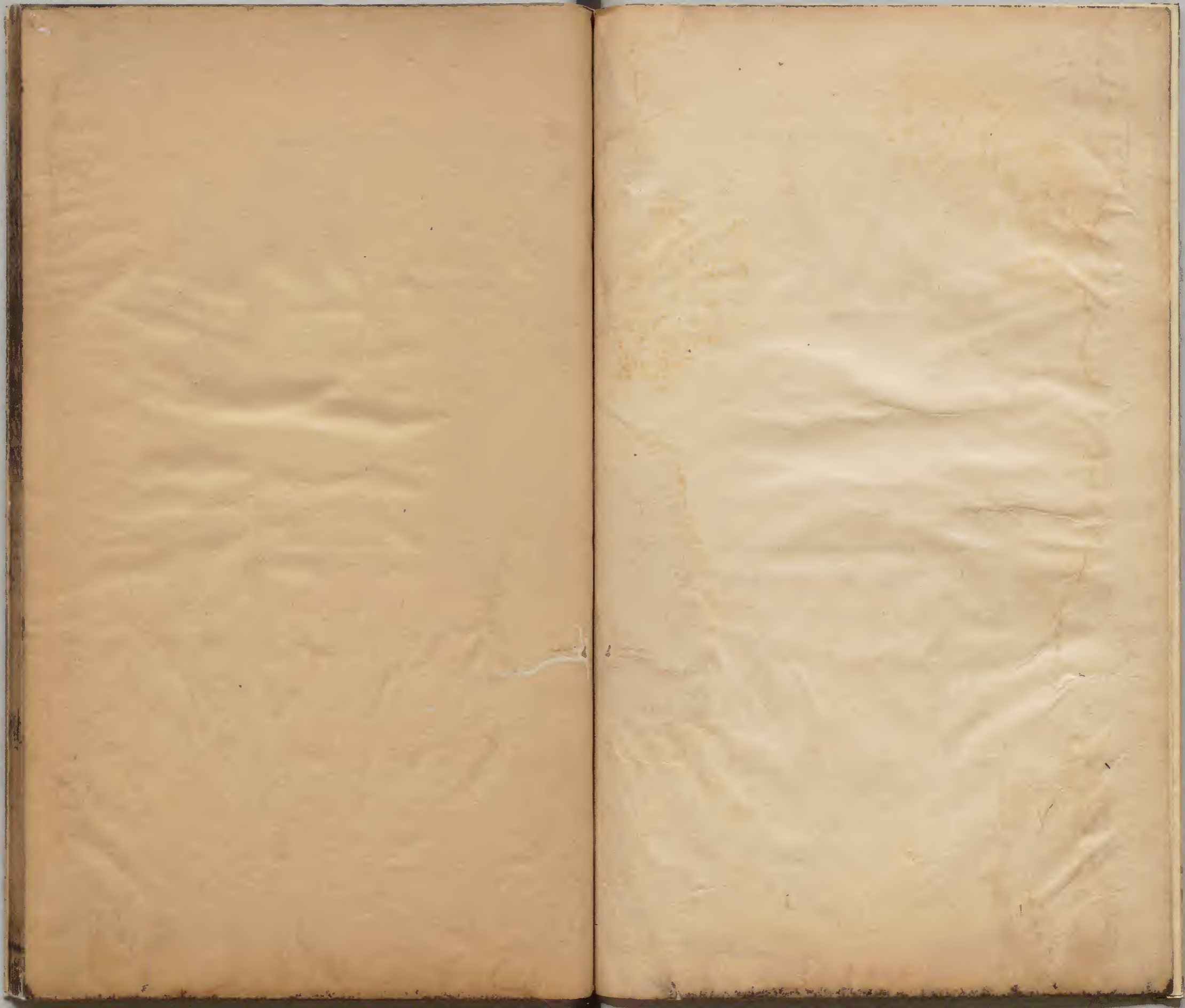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二	三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一	三	漢
七	二	三	書
三	九	八	類
函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38	
冊數	11(5)		
函號	273	254	







詩經傳說取裁小正正後原文卷之凌草文庫

邦上後學李長科訂

古崇後學孫沂如校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

續說。雀鳴以之。

尊賢則不惑。

續說。鹿鳴。伐木。青莪。隰桑。白駒。可見。

此五詩。如白駒。序以為刺宣王。隰桑。序以為刺幽王。其餘三詩。未有所考。為何王之詩。傳以此五詩。皆為

周公制作。用之燕賢。却自爽朕。

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

續說。常棣類。鄰可見。

細玩二詩語意。果甚相類。傳以為皆周公所定。用之

燕饗以親親。誠不為謬也。

敬大臣則不眩。

續說。嘉魚以下四詩。禮敬大臣至矣。天保祝頌。無非

引君當道。而使之不眩也。

南山有臺。天保二詩。雖云大臣親王。實以王之禮敬

致之。故續說云朕。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續說。煌粦。四牡出車。可見。

細釋煌粦。四牡出車三詩。體羣臣者。可謂曲至。第出

車傳本出小正。續而魯詩以出車采薇。列于四牡。杖

杜之間。故續說因之。而併云朕。

子庶民則百姓勸。

續說。杖杜以恤其兵。邠風。楚茨。南山。甫田。以勸其農。

皆所以子庶民也。大田一詩。則庶民勸矣。

來百工則財用足。

續說斯干爲宮室而作亦爲百工之一事也。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

續說鴻雁近之。蓋成王之時殷奄邸獻虐用其民。周征平之而流民歸之。是亦其一端也。

序以鴻雁爲美。宣王傳謂爲周公所定。乃時世迥絕。所宜諦審。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續說蓼蕭至魚藻九篇。則所以懷而畏者可考矣。

斯周道之所以正乎。

續說子貢言此三十三篇。所以爲正小正者。以周王能盡九經之道耳。惟申說遺雀鳴一篇。

詩測曰。孔子刪詩之時。未必照會九經之說。以爲編次。乃子貢傳詩至小正。正見其恰與九經之說。通合無間。故深有契焉。而引孔子之言。以嘆周道之至。要之治世之大經。無論有周。卽百王不能易矣。

小正續

考補續小正十一篇。

傳曰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

說曰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奏之燕饗以續周公之正樂矣毛氏為變小正非也。

續說宣王名靖厲王子。

六月

傳曰六月北伐也。

說曰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獫狁史籀美之賦也。

詩測曰。北伐云者。獫狁在北也。第考厲王居彘。十四年始崩。十四年之內。周召二公爲政。號曰共和。豈當共和之時。獫狁尚乘虛而侵于北。蠻荆尚乘虛而叛于南乎。六月。紀時也。棲棲。紀事也。戎車有五。一曰戎路。王在軍所乘也。二曰廣車。橫陣之車也。三曰闕車。補闕之車也。四曰萃車。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五曰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載常服者。戎車。有守衣裝五人。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故載之也。匡王國。與定王國不同。匡以正大分。定以固大業。一扶冠履之分。一奠中外之疆也。

詩評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二語深妙。亦不獨可說馬。又心印云。閑之人。演習馬也。維則。馬中法。我服乃軍士之服。上常服。乃將帥者。將帥服便。故曰載。軍服旋製。故曰成。

六帖曰。有嚴有翼。所謂威克愛者。濟敬勝怠者。吉箋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

說通曰。匪茹。不度順逆之理也。整居。大眾盤據也。侵

則遊兵深入。至則深入之界也。織上有文。乃鳥隼之章。白旆。是以帛綴旒末爲燕尾。故曰繼旒。非二物也。白當帛字看。原是絳色。乃元戎車上之旂。獨言旆者。凡未戰。則建而不旆。戰則旆之也。

毛傳曰。元大也。夏后氏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曰。鉤。擊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軍前曰啓。軍後曰殿。啓。選鋒也。軍無選鋒曰北。車十乘爲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韓詩傳曰。元戎者。車縵綸。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劔戟。

名曰陷陣之車。戎車旣安。非指元戎。卽首章所飭者。輕軒分前後。不得。車必覆于前。而不倚于前。却于後。而不側于後。方纔是安。如輕如軒。猶云輕如軒如也。非如似之如。考工記累言不盡。四字寫出。

副墨曰。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爲戎狄之居。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酈山之禍。已兆于此。

六帖云。漢唐而下。縉紳介冑。分爲兩途。愚儒武夫。各

爲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爲萬邦之法則者也。

說通曰。末章中有二燕。首二句。是飲至之燕。來歸以下。是吉甫自敘其契濶。而私燕以相樂也。舊說通作公燕。則不應吉甫爲主。通作私燕。則燕喜受祉等語。敘在前。玩既多二字。亦非語氣。言張仲舉一人以爲重也。無將相相成意。若謂燕中有一人焉。德不出家。行不出鄉。賁狀來思。似不知今日之主人。從收拾乾坤中來也。而主人之品愈重。並不知今日之觥籌從

勳臣幕府間飲也。而勳臣之座更輝。則維張仲之孝友耳。

毛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焦穫。太原舊俱未有的考。季本云。焦穫。澤名。今陝西涇陽縣北。去鎬京百里。太原卽今固原。去朔方五百餘里。獫狁在其東北。則入周要路。當在此矣。

出車

傳曰。出車。勞將帥也。

說曰。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

史籀美之賦也。

詩測曰。此詩或爲詩人之詞。或爲大將之詞。或爲室家之詞。錯舉成文。正見善體人情處。

六帖曰。闡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曰。自天子所。曰。天子命我。召僕夫。卽有棘意。君言不宿于家。王事不留于境。左傳。某人御某。某爲右。可見古之御者是副偏之任。此詩所謂僕夫。亦非卒伍輩也。觀次章僕夫况瘁。意亦見矣。謂情況憔悴也。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爲

後軍。則所見止是設施建旄。而設旃建旄。已在彼牧。故緊頂曰。彼旃旒斯。

毛傳曰。旒旒旒垂貌。城彼朔方。是據城以保障。堅壁清野以扼其前。擬其後。非築城也。曰于襄。則亦以固吾圉而已。未嘗血戰也。

傳意云。黍稷方華。前歲之季春也。雨雪載塗。今歲之孟春也。見得歷時已久。成功甚艱。報命旣遲。除氛匪易。

六帖云。薄伐西戎。是擬議之辭。蓋室家思念。無所不

詩經傳義疏卷之六
至。故作此意外之想。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
羗。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七千。遂破西羗。
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絕不經見。則西戎之
伐。斷爲室家料想之辭。執訊獲醜。更不須添之人二
字。直作已執已獲說。于襄者。自城守之時言。其功在
一方。于夷者。自凱還之後言。其功在天下。

采薇

傳曰。采薇。勞師也。

說曰。采薇。宣王之世。旣驅獫狁。勞其還師之詩。前四章

皆興也。下二章皆賦也。

詩測曰。序以此爲遣戍役。考古者之于率役同遣。特
不同勞。卽以此爲遣率役同歌之詩。亦未嘗不可。而
傳獨以爲勞。且以爲勞師。申說亦同。必有所據。不得
不從耳。

箋曰。重言采薇者。叮嚀行期也。歲亦暮止。勿作怨辭。
又叮嚀歸期。定其心也。薇作。是今歲之春。暮止則來。
歲之冬。陽止。是明歲之十月。盛暑非無陰。故四月而
靡草死。極寒非無陽。故十月而薺麥生。時以微陽始。

胎。故名陽月。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說通曰。我行不來。則孔疚句下轉語也。蓋忽爾奮揚自誓之詞。若與孔疚句作一意。則不我以歸情景矣。詩測曰。爾者。華盛也。君子者。卽將率也。將率何以有路。按周禮巾車之五路。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卽戎。以封西衛。木路以田。以封藩國。是路者人君之車。而將帥亦得稱路者。左傳鄭子僑叔孫豹。王賜之士路。又鄭賜子展先路。子產次路。是卿本得稱路。故此于將率以路言之。狀此所謂路。乃戎路也。又路者。言行于道路。亦以露而得。名。言所蹈而路。又露現而來也。故有路門。又有路寢。詩中凡言路者如此。

六帖曰。彼爾二章。車戰之法也。蓋古者禦敵皆用車戰。所以防敵騎之衝突也。自晉敗戎于大鹵。而車戰之法廢矣。若以房琯爲口實。豈非懲饉廢食乎。豈古無以步騎敗者乎。君子依之。運籌以決勝。小人腓之。進退以止齊。腓芘也。進而部伍。賴爲捍衛之資。退而營柵。藉爲歸宿之地。又腓足肚也。易之咸艮。皆取象。

于腓以著其隨物而動。勞師而兼言君子。特因車而及之。勿以將卒平說。君勞其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深乎。味此一言。真足使人肝腦塗中原。膏血潤野草而不悔也。章法神品。

鄭箋曰。三捷。謂侵也。伐也。戰也。

說通曰。末章首四句。與出車不同。此是戍人。又是兩期畢戍之常。出車是將帥。又是應變專征之事故。此當敘驅馳之勞。彼當感成功之難也。依依霏霏。非止是敘光景。昔之所見。景則和而心則慘。今之所見。心雖樂而景復悲。見往來各有關情處。莫知指君言。莫知歸時。復有此道途之苦也。

采芑

傳曰。采芑。南征也。

說曰。采芑。宣王命方叔征荆。荆人來歸。史籀美之。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詩測曰。此詩或謂作于出師時。或謂班師時作。俱未可知。卽作實敘其事。亦無碍。克壯其猶。是一篇之骨。疏陸機曰。芑。萊似苦菜也。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

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梁也。田一歲曰蓄。始反草也。二歲曰新。漸和柔也。新田蓄田。除草未遠。故芑猶存。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齋持勞頓之苦。于此亦皆可想見。采芑之易。為力。喻方叔之征蠻。不難克也。涖與率不同。涖秉鉞以臨之。率統率之以行也。魚服與采薇魚服不同。彼言矢服。此言第飾。左傳夫人歸魚軒。註云。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鈎膺亦不可忽。五路惟金路有鈎。以金為鈴。乃馬額之飾。此云鈎者。見非革路。乃金路也。所以不革路者。革路乃臨陣所乘也。膺胸也。註有樊有纓。非解膺字。而在膺有樊。有纓而後膺之文始該也。按金路鈎鞶纓九就。同姓以封。或方叔同姓也。方叔元老。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即非同姓。或得乘金路矣。次章其車三千。即車以該徒。交龍之旂。龜蛇之旒。即左以該右。即後以該前。白虎通曰。芾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黃朱以別純朱也。繫組貫珠。而以

詩經傳疏 卷之六
玉爲之者珩也。三命赤芾葱珩。自三命至九命皆葱
行。非謂方叔止三命也。

六帖曰。芾服非戎服。和鸞非戎馬。亦如吳起將戰不
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盛著威
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敵。狀詩人鋪張之意。亦不
重此。朱芾斯皇。有瑒葱珩。句法錯綜。如楚辭吉日兮
辰良。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于闐闔。退之詩
豆登五岳瀛四尊。春秋僖公十六年春正月戊申朔
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是也。

說通曰。鷹之擊物猶有失。唯隼爲有準。今飛而集。必
搏物也。與方叔之師不虛發。必制勝也。比章原非有
將戰未戰之事。只言紀律如此。紀律只在進退上。註
動靜。又進退中事。蓋進退皆是動。進而止。退而止。則
靜矣。鉦人句。是金鼓以司之。陳師句。是號令以申之。
伐鼓二句。是閑習於其節。述方叔兵法如此。凡軍進
退皆以鼓動。鉦止。又兵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
則止。重金則退。鉦鐻也。鐻也。鐻似小鐘。鐻似鈴。通謂
之鉦。周禮鼓人以金鐻節鼓。以金鐻止鼓。據此鉦人

伐鼓者一人也。以其用鏡用錫。謂之鉦人。以其節鼓。止鼓。卽謂鉦人爲鼓人。本自一人。特周禮以鼓人言。此以鉦人言耳。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闐闐。程云整緩之狀。顯允粘軍事說。顯是號令明。允是賞罰信。蠢爾二句。只引起下文非聲其罪之意。與下來威首尾相應。言據其始。若敢與大邦爲讐。而方叔何以使之畏。蓋以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或云意方叔之已老。語覺不貫。穀梁傳。楚何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元老尊之之詞。易曰田

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是也。歷事五朝。而精練國體。積起兵間。而熟悉夷情。故曰元老。

六帖云。克壯其猶者。精明強固之謀畧。出于兵家常法之外。得于敵人未發之先。不是上文進退有節。執訊四句。俱作實事。執訊獲醜矣。而兵威不解如此。所以能寒敵人之心。而來威耳。或疑來威不當主戰伐說。不知采芑之師。非必不戰也。但懾于名望。不主於戰伐耳。

詩測曰。言此顯允之方叔。爾知其素乎。固昔之征伐

獫狁者也。昔征伐獫狁。今又來威于蠻荆。其執訊獲醜。宜耳來威者。非蠻荆之來。實方叔之來也。方叔用威于蠻荆也。若果如蠻荆來畏服之說。畏服便畏服。何必云來。既云來。實乃方叔來此。南方威之云耳。詩評曰。師于之試。論兵制約而盡。末二句妙于論將。妙于論兵。

黍苗

傳曰。黍苗。城申也。

說曰。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申伯。史籀美之。首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詩測曰。此詩似作于謝功既成。而將歸之時。觀徒役之詞。所以尊召伯者。不容口。則召伯入之者可知矣。自古興大事。動大衆。行者鮮不告勞。無不切懷歸之。想者。此詩言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若有欣狀竣役之意。使申伯無功于國。宣王封之。勞民動衆。能無怨乎。固知宣王之能任賢也。

我任我輦者。人輓車行。而以人所負任之器物。載之于輦也。我車我牛者。以重載之車。而駕之以牛也。此

皆言役夫也。如此而行，必期于集。行之不集，敢言歸耶。今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此皆言征夫也。如此而行，必期于集。行之不集，敢言處耶。今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說通曰：二三章行者，述召伯慰勞之語也。蓋者擬議之詞。言此事既集，即與爾歸矣。

詩測曰：四章言肅肅乎，此謝功也。實召伯營之，非營于召伯，有如此之嚴正也。耶，烈烈乎，此征師也。實召伯成之，非成于召伯，有如此之武勇也。耶，首章勞字

正在此成之之中。勞之正所以成之也。成者撫綏有道。使惰者勉而能者勸。怠者奮而懦者激。用許多調停劑量，故能成其烈烈也。末章言所謂謝功者，何功也。以原隰則既平，以泉流則既清，何如其肅肅也。而成之者，實召伯焉。若謝功不成，則申伯不重，而封亦不果。申伯不封，則南服無鎮，而周且無翰。王甚焦勞於心，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也。心寧兼親待元舅之情。與式是南邦之命說。六帖曰：末二章皆預道之詞。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

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

左傳襄公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苗國季武子興再拜稽顙曰小黍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蔽邑

詩心印曰物生惟陰雨能膏遠行惟仁人能勞至王心寧者天子重親賢之託為計基祚尤為計本根大臣展疆理之功既經野無遺自體國無慮

說通云朱子謂此章與崧高相表裏亦合於以詞之

大小分二雅之說朕何以不列之車攻吉日之次而列之於此則小序思古之說未為非也今傳文申說果列諸此人心至當千古同朕

車工吉日

傳曰車工吉日閱武也

車工 毛本工作攻

說曰車工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賦也詩測曰此傳以為閱武而東都之行重在會同故駕彼四牡章為一篇之骨篇內數既字俱見法度修飭

有夙備之意。

副墨曰。田事齊足尚疾也。我馬既同同足也。朕曰四牡。則不獨齊足而齊力矣。曰四黃。又不獨齊足而齊豪矣。

毛傳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

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櫛。音藝。木。間容握。驅而入。繫

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朕後焚而射焉。天子

發。朕後諸侯發。諸侯發。朕後大夫士發。天子抗大綏。

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項田不出防。

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說通曰。甫草。猶周語所謂藪有圃草。圃有林池是也。

因為畜牧之地。故曰甫草。行狩。分明是大蒐以收文

武之舊業。以震聳宇內之人心。不止為區區獲禽也。

田獵之徒。有麓人以戒途。獸人以辨物。司常掌旂。虞

人植旌。故選之囂囂。

左氏晉師。揅鄭在敖郟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

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田。薈翳可以設伏也。

六帖曰。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芟

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禮注時見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爲壇國門外。合諸侯而命事。殷見者。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則爲壇。旅見諸侯。而命之以政焉。按當時不是會同兼舉。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亦猶春蒐冬狩。而四時之田。通稱蒐狩。秋嘗冬烝。而四時之祭。通稱烝嘗。南鞮北譯。而四方之譯。通稱鞮譯。如此篇中于苗。豈必實是仲夏。駕言行狩。豈必是仲冬也。諸侯宜朱芾。特黃朱耳。故方叔曰。朱芾斯皇。此云赤芾何也。禮以朱臨下。以赤朝上。臨其臣庶。君道也。故以朱芾。朝會于王臣道也。故以赤芾。若戎服則爲鞮矣。天官屨人注云。屨有三等。赤鳥爲上。冕服之鳥也。下有白鳥。黑鳥。無金鳥之文。故云飾以金也。毛傳云。鳥達履也。言是履之最上達者。箋曰。金鳥。黃朱色也。射夫旣同。同心同力也。不是比耦舉柴。以射而獲者言。五御。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一白矢。二參連。三剡注。四襄尺。五井儀。賈逵云。鳴和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逐水曲。逐

水屈曲不墜水也。過君表。褐纏旃以爲門。間容握驅而不繫也。舞交衢。御車交道如舞節也。逐禽左。御驅逆之車。使左射也。白矢。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參連。放一矢。三矢連去也。剡注。羽高鏃低。去剡剡狀也。襄尺。臣不與君並。退一尺也。井儀。四矢貫鏃如井也。蕭蕭悠悠二語。形容靜治。最爲曲盡。王籍詩。蟬噪林愈靜。鳥啼山更幽。杜甫伐木丁丁山更幽。俱出于此。朕行事從容。馭軍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徧。俱于此章見之。

毛傳云。諸侯來朝。先令習射于澤宮。已乃射于射宮。課其中否。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有聞無聲。有善聞而無謹譁之聲。箋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于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傳意曰。之子指王者。于征自徂東。至終事。皆在其內。有聞輕輕說。聞其有此行耳。無聲。是無聲名之可訖。所謂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也。詩心印曰。無聲乃主德淵微。潛攝人心。故曰允矣。君

子亦王靈震疊。有以顯攝人心。故曰展也大成。一篇
關鍵。總在無聲二字。

詩評曰。篇中選徒囂囂。言約而該。不失其馳。情理俱
微。有聞無聲四字甚深厚。允矣君子。一篇本領。馬鳴
四語。粧點太平氣象。大道理。大議論。

吉日

傳 總在前

說曰。吉日。宣王畋獵復古。史籀美之。賦也。詩測曰。此傳亦以為閱武也。前篇是獵于東都。此篇

是獵于西鎬。東都原以朝諸侯。西都無朝會之禮也。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
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
示之孝而順天下。

內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祭祀為內事。田獵
行師為外事。戊寅皆剛日也。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
文志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
右服。次右驂。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此常祭也。將用馬
力。則又禱之。

六帖曰。曰既好。曰孔阜。神實相之。故曰從。漆沮二句。語意婉轉。要得體認。言禽獸衆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彼其禽獸之盛。誠爲天子之所也。悉率二句。亦要見中興復古意。觀下之人如此奉上。則所以致此者。躍朕言外矣。若一直歸重宣王身上。反覺索朕。燕天子須以中興大氣象說。合天下之心。復古人之制。成一代中興之盛。王者之樂。孰大於是。

詩測曰。發彼二句。謂中微而制大。似未朕。夫發雖發。矢不可以中言。亦有發而不必中者。故曰發多而殺少。孟子亦曰。發乘矢而後反。此發彼小豕。殪此大兕。云者。言小豕第發之不必于中。大兕則立死之何也。小豕尚無意于必死之也。

詩心印曰。賓客句重。御賓客酌醴。則飲御奠犖之時。鹿鳴示周行。彤弓陳右享。固文德武功之所繇兼備。而上殺薦宗廟。其餘分澤宮。亦奉先接下之所以悉周。豈直一從獸之爲娛也哉。

庭燎

傳曰。庭燎。勤政也。

說曰庭燎。宣王勤政。史籀美之賦也。

序曰。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詩。故曰宣王始勤終怠。姜后脫珥。此殆姜后之作乎。

六帖曰。三章一時之語。惟其心之不安者愈切。故其言愈深。非三告之例。夜未央。庭燎之光。上句詰問之辭。下句料想之辭。其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如明珠走盤。春鶯轉舌。可想其義。莫得其端。詩味詩理。於此大宜理會。會得是旨。坐進是道。著一雖字。便非玄解也。光是燎光。初明盛時。晰則光已衰。輝是光將

絕而有煙色。與天明之光相雜也。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釋文云。在地爲燎。執之曰燭。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朕未能安定。疑止。躍朕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武。出於恭默。則反掌中興矣。

鄭箋曰。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鷄鳴時。

汚水

傳曰。汚水。念亂也。

說曰。汚水。宣王卽位。乞言于羣后。而作是詩。皆興也。

副墨云。首以水猶歸其壑。隼猶得其止。興人不反其
本次以水方盛而未艾。隼方揚而未止。興憂方深而
未息。末以隼不自縱。人乃縱。讒以人不如物起興也。
鄭箋曰。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
亦猶是也。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
諸侯之自驕恣。欲朝則朝。自繇無所懼心也。
毛傳曰。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
所定止也。

六帖曰。以之惑世。謂之訛言。以之誣民。謂之讒言。

詩心印曰。念非虛念也。公道鬱于上。公論當伸于下。
宜有以懲之。懲非懲彼也。媒孽雖從外入。罅隙還從
內出。卽在以自懲懲之。彼流水之無心者。勿論已。以
飛隼之疾。猶有所循也。豈民言之訛。寧無所懲乎。
詩測曰。旣言我友。胡又言反諸已。蓋所讒者對讒者
而言。則所讒者爲已。讒者爲人。天下無無因而至之
事。亦無不風而起之波。惟敬則讒言自止。敬者反已
一念。冲冲漠漠。十二時中。只在自己身心上洗刷。更
不向別人身上去起心作念。其敬之謂乎。盡其在我。

正是真念。正是不忘父母處。

無羊

傳曰。無羊。考牧也。

說曰。無羊。宣王考牧。史籀美之賦也。

詩測曰。考牧者。言牧事之成也。明是一幅羣牧圖。

六帖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一庶人之富已耳。有後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

副墨云。誰謂字矜詫其新有。見前此亦有謂者矣。

詩評曰。首四句。妙于發端。中二章。不惟言其富庶。想

見人物閒適。休養氣象。狀富庶從休養中來。當觀其言外之意。而其追隨于淡烟微雨之中。出入于峻坂叢林之內。景象風物。皆可想見。

左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癘也。謂其備腍咸有也。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

說通曰。以薪以蒸。游牧也。以雌以雄。別羣也。皆牧法也。賈思勰言牧羊者。須緩驅遊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大率十羊二羝。羝少則不孕。羝多則亂羣。不孕必

言經傳取義
卷之六
瘦瘦則經冬或死矣。羊性護前。日夕則兢先爭歸。陵
矜不讓。曰矜矜兢兢。非堅強也。羊皆健前。知其舉羣
無病。不虧損矣。少損曰騫。全壞曰崩。畢來自野入家
也。既升自家入牢也。

六帖曰。衆維魚。旄維旗。只是恍惚所見如是。非似人
實魚。似旄實旗之謂。亦非人變爲魚。旄變爲旗之謂
也。陰陽不和。魚何以育。故夢衆而魚則爲豐年。生聚
不蕃。旗何所統。故夢旄而旗則爲人衆。兩言曲盡夢
中情狀。

鄭箋曰。溱溱。子孫衆多也。

車牽

傳曰。車牽。樂親昏也。親古新字

說曰。車牽。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
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興也。四章興也。遺五章

說通曰。首章是追述始事。匪飢匪渴。深於飢渴矣。言
非飢也。非渴也。而若飢渴。望賢女之以德音來括耳。
果其來也。雖無好友。亦式燕且喜矣。

六帖曰。燕飲聚會。有好友在焉。最爲可樂。無好友而

德音來括焉。亦當燕飲以相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固不在好友之下矣。婚姻以時。故曰。辰女以德故碩。德音聞其有是德也。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來教來相。助我內治也。不是言語譽樂也。卽韓姑燕譽之譽。雖無字不重謙意。重相樂之情。庶幾冀之之辭。情最深者。畧其物之輕。恩有餘者。忘其德之薄。

毛傳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箋曰。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身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教。雖無章。諸

大夫覲得淑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穀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喜樂之至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謂蔽君之明。鮮善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匪陟其高。鮮得其析矣。析其柞薪。其葉滑兮。不負陟之之勤。愜其析之之願矣。鮮我覲爾也。亦旣覲止。我心寫

今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駟馬，駢駢狀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

說通云：有高山而不仰，有景行而不行，情必有所不能已。有賢女而不得覲，心必有所不能慰。蓋自敘其意中之事耳。爲此詩者，有好德無窮之意。如好友來教，豈世俗尋常夫婦所能出諸口哉。高山仰止二句，尼父亟稱之以爲好仁，豈無所契合而云狀乎。詩評

曰：辰彼碩女，辰字奇。雖無德與女，與字妙。

解頤曰：正小雅有燕鴉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獨夫婦缺焉。此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歌也與。

續說以上十一篇皆周宣王中興以後之詩。故續于正小正之後。

南陔

笙詩無辭。按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狀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

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狀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
咳白華華黍。乃有聲而無辭也。

白華

笙詩說見南咳。

華黍

笙詩說見南咳。

由庚

笙詩有聲無辭。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樂歌鹿鳴四
牡皇華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庚。一歌一吹也。狀則此六者。皆

一時之詩。皆為上下。於饗賓客通用之樂。

崇丘

笙詩說見由庚。

由儀

笙詩說見由庚。

詩測曰。以上笙詩六篇。原傳不載。今不忍棄。故存于
小正。續之末。以備稽考。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六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六終

國立公文書館藏

